



Amazon Lily
by Theresa Weir

亚马逊百合

[美]德瑞莎·薇尔 / 著

◎全美排行榜畅销书◎

亚马逊百合

[美] 德瑞莎·薇尔 著
叶 水 心 译

(闽)新登字05号

(图字)13-1997-03

亚马逊百合

(美)德瑞莎·薇尔 /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邮编:301718)

开本850 × 1168毫米 1/32 9印张 183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640-009-5

I·904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一声呼吸、一句话，
静止了又何妨？
这岑寂含蕴无限的深意，
在梦里我的心灵还会合拍，
正如原野蔓草，
偷偷地探测风声的微波。
一声呻吟、一声企盼的低语，
由你口中无声地说出，
却仍在我心中引起甜甜的共鸣。

1

丛林飞行员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

麦嘉莉神情木然地望着眼前用胶布贴在墙上的那张破烂的亚马逊流域地图。“未知”两个字东倒西歪地印在好几个区域上，显眼而嘲讽。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理智，这一点都不像是她平日的作风啊；大胆，又离家那么遥远。

她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在绿色泡绵椅上陷得更深，疲惫地又看了看头上晃动的一条由黄色玻璃纸裁成的驱蝇纸。基于某些原因，她发现它很吸引她。大概是因为五岁那一阵子，她在红希加油站和爸爸一起吃着草莓冰淇淋的日子。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玩意了。不，一定是因为驱蝇纸挂在那个颤巍巍的吊扇中央，应和着扇叶催眠般地搅动着热湿而腐败的空气中的样子。纸上沾着至少上百只挥着翅膀、扭成一团的苍蝇，看起来就好像在作某种声明。

她雪白而纤细的手指梳过及肩的金色卷发，将它从已沁湿的颈背撩起。今天早上精心吹整的波浪已不成型了。

她放下头发，往后靠向热而沾人的椅背，试着不去理会难耐的口渴。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热且惨不忍睹的模样。如果她能换下从摄氏零度的芝加哥穿来的衣

服，也许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然而现在，这黄色的长袖衬衫和白色灯芯绒长裤紧紧地贴着她的皮肤，对她而言，简直就像是一种酷刑。

疑虑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变得越来越强。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吗？一个星期前，在迈可牧师舒适的办公室里，远赴巴西的念头听来格外刺激，而她以前从未做过真正令人感到刺激的事。

那时，嘉莉的教会会众考虑以他们的基金，经援处于亚马逊丛林深处的桑瑞斯保护区。而在援助计划通过之前，教会长老们坚持得先派一个代表前往南美，会晤这一保护区的主人杜乔治。嘉莉因为拥有社会学学位、实际的护理经验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成为迈可牧师所认定的理想特使人选。然而她现在却感到怀疑了。

“别这样，嘉莉，”她对自己说，“你只是又热又累罢了。那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会写摘记、会拍照片，在亚马逊丛林待上一个星期当然不会是件难事。

她决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眠。她合上烧灼的双眼，试着在丛林飞行员到达之前小睡一下。

“你一定就是那个要去桑瑞斯保护区的小百合（译注：嘉莉 Corey 昵称 Lily，即百合花之意）。”低沉、粗糙而刺耳的嗓音透过嘉莉昏沉沉的脑袋。

她勉强地撑开沉重的眼皮，发现自己正面对一双破损而且污秽不堪的蓝色网球鞋。她让视线缓缓上移，如刻冰雕一般将眼前的影像刻在心头：一件除了缝线边缘外，全

都褪成近乎白色的牛仔裤；刻有模糊字体的铜扣腰带；胸肌强健的宽阔胸膛；被汗水沁湿的 T 恤；一脸显然已有数天未刮的腮胡；深色飞行用太阳眼镜和其上的尘埃满布、汗湿边缘的洋基棒球队球帽。

嘉莉的头以极不舒服的角度仰视着他。当然，巴西圣塔林并不像美国伊利诺，而这个人，也肯定不像任何一个她在社会工作经验中所碰到过的角色。

这个简陋的航运站比一座棚子大不了多少，光是嘉莉和那些苍蝇就使它异常拥挤了。而这个正站在她前面、并散发着怒意的男人……她无法看见他的眼睛，但是却可以从他的神情中充分地了解到，他把她看成是某种他甚至可以用鞋底抹去的低等生物。

她很清楚自己并非典型的美国美女，过于惨白的肤色和一双对她小巧的脸庞显得过大的棕色眼睛，使她给与人无助及如旧社会中的弱女子形象。人们总是过于小看她或过度保护她。然而他的反应倒是前所未有的。

他对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中的一个小而破旧的红袋子，取出一支被压扁了的无滤嘴香烟，把它轻轻地揉成稍具圆形的模样，然后塞进嘴角，一只手伸向褪了色、而且正湿湿地贴着他坚硬胸肌的绿色 T 恤。他拍了拍胸前的口袋，没发现他要的东西，然后双手移向裹着他颇长如运动家般结实双腿的牛仔裤。在他的左膝处，有一道泛白的横状裂缝，她可看见藏在其内日晒后的褐色皮肤和颜色较淡的腿毛。裤袋里的铜板在他探寻东西时叮叮作响。最后，他终于拉出一个已湿成一团的火柴盒。

“可恶！”在接连三支火柴都没点燃时，他低声咒骂，“湿得一塌糊涂。”他将火柴盒用力地砸向地上。香烟依然含在嘴里，双手已展开另一次的搜索。

嘉莉提起她放在一堆破旧《疯狂》杂志上的斜纹布肩袋，拉开侧边口袋，取出一个她为她的“火柴盒召集箱”新物色到的亮黑、且逞金色的火柴盒。

他毫无感谢之意地抓过火柴。“没错，”他擦亮一根火柴说，“女童军永远都有备无患。”他将火柴晃灭，然后丢到地上。

“你是钟明克吗？”她向上帝祈祷他不是自己正在等的飞行员。

“不是。”他深吸一口烟，呼出，把一圈厚厚的烟雾吐往她的方向。

“那你知不知道钟先生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她猛眨眼睛，希望不受烟雾的影响。

“钟先生发生了点小问题。我上次看到他时，他还在昏迷不醒的状况。”这个男人看看佰来泰餐厅火柴盒上华丽的广告图案，然后把它塞进T恤上的口袋。他的手关节处略显瘀红而肿胀，而一只手指关节还有破皮和血渍。

“我在此地的一处小机坪发现钟明克，喝得醉醺醺的却还想飞，要说服他留在地面上对他比较适当，还真有点麻烦。我是亚绪——唐亚绪。看来我得载你到保护区去，如果你还是要去的话。”

嘉莉把她原先的想法推到一边。“我当然还是要去。”现在要回头也已经太迟了。

“你要不要听我的建议？”他抬起帽子，挥掉额头上的汗水，再把帽子戴回浓密纷乱的棕发上。“回家去结婚生子吧！你们女人为什么非要证明自己是男人不可呢？你到这里来寻找惊心动魄的历险，只不过是使自己回家后成为某种小镇英雄，好让你那不足取的故事刊登在乡村小报上，而后你便可以在各个乡村俱乐部里发表演说，把你所有的朋友唬得一愣一愣的。”

嘉莉气得胀红了脸，她的唇僵硬地紧抿。真是令人厌恶的粗人！从事社会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她从没有遇过任何一个像他这种人。真该感谢上帝！她气急败坏地想。

唐亚绪再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啪地一声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双脚伸直，足踝交叠。“回家去吧，”他倦怠地说道，“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亨弗利·鲍嘉（译注：《北非谍影》的男主角）的电影布景。这里不是爱荷华州，或者你来自的什么鬼地方——”

“伊利诺州。”她断然地告诉他，“而且我不需要你的建议，我也不想要。”这个傲慢自大的男人以为他是谁啊？她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度假，或者来让一个女性歧视者羞辱。而且他说的好像她打算在这个巴西丛林里待一辈子似的。她一点也不想和他再多说一句话。

她拉上肩袋的拉链，抓起米色的毛料夹克。“我想现在就出发。”

他慢慢地拿下太阳眼镜，挂在已磨破的T恤领口上，揉了揉眼睛，然后看向她。“你难道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我带来的补给品是不是都在飞机上了？我已经准备

好，可以走了。”她的声音冷静沉着。根据她多年的经验，在面对任性的男子时，只需要让他们发作一下，然后再若无其事地继续。她知道如何掌握他。他只不过是一个丛林飞行员而已，没啥大不了的。

“噢，见鬼了！”他粗鲁地一吼，费劲站起来。他大概不习惯被打败，尤其是被女人打败。“听着，我在过去的三天之内，飞了将近六十个小时，实在累翻了。我一个钟头前才下的飞机。现在我只想淋浴和睡觉——”

她稍微软化了一些，她自己也很累，而且她知道那会使她有多暴躁。

“但是如果你真要走，那就走吧，让我们把这场闹剧尽快结束了吧！”

这个人显然没有什么修养。她站了起来，把夹克挂在手臂上，她不会让他的态度影响到她。

“我的名字是麦嘉莉。我想，如果我们要一起旅行……”她的话语消失了，显然他根本就不在乎她叫什么名字。

他只是站在那里，透过烟雾眯着眼睛评估她。“我知道你是谁。杜乔治告诉过我你要来的事，我只是非常惊异，他们竟然派了一个稚嫩、看起来还需要妈妈——”他停住，显然是决定不必如此残酷无礼，然后他想出新的点子，找到新的武器。“要在亚马逊丛林生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它可以教一个年轻女孩变成老太婆——如果她们活得到那么久的话。因为土著和丛林不会永远那么友善的，而且在这里，没有人遵守规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

里根本没有规则。”

嘉莉不打算接受这个硕大粗鲁的莽汉的恐吓。她是个法定的成年人了，她捐血、付税，也投票选过两届总统。“这一切的确非常有趣而且戏剧化，唐先生。但是我在这里顶多只待一个星期，不会严重到就此枯萎凋零的。”她展现出身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最甜美的声音。

“相信我，当你与世隔离，生活在这个落后、发霉的地狱之洞里头的时候，一个星期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

“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要领教这个地狱之洞。”她宣布道，“而且我和你一样想要，甚至比你还渴望尽早结束这个闹剧。”

他推开纱门，一丝嘲弄的笑不情愿地在他的嘴角扬起。嘉莉半期望自己能在他把门甩在她脸上之前抓住它，但是令人意外地，他站在门边，并做作地展开一只手示意她通过。

就在她将要踏出门槛之际，这小而脏乱的房间霎时变得倾斜而黑暗，一道突现的亮光闪进她的眼。

“天啊！”她不可能晕倒的，这太荒谬了！她这辈子从来没有晕倒过。

她借着几次深长的呼吸，拚命抗拒头重脚轻的晕眩感。那道亮光慢慢消逝，而她也发现了两件事：她正被一双强壮的手扶着，以及被一对嘉莉所见过最不寻常的眼睛看着；一双镶着黑边的灰色眼眸奇异而多变，如星矢一般深邃、难解，而且极富魅力。它们是属于唐亚绪的。她认为她窥测到某些原先掩藏在深色太阳眼镜下的东西：反映

在那对灰色深潭里的哀愁。如果眼睛果真是人灵魂的一面镜子，那么唐亚绪有着一个非常忧伤的灵魂。

她对其他一些事情慢慢地觉醒使她深感困扰：他特有的男性气味——混合着湿热的皮肤、烟草和飞机座舱的味道。

“你差一点就晕倒了。”他嘲弄地说。他刻薄语气中的讪笑使她回到了现实。“抱歉，我把嗅盐忘在休息室里了。”

她挣脱他的手，膝盖异常虚脱无力。“我没有差一点就晕倒。”

“见鬼了才没有。”

“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晕倒过。”

“得了吧！你并不如你所假装的女童军那么优秀，”他责难道，“你的衣着像在爱荷华州，而不是热带，没有人在亚马逊丛林里穿这种衣服。”他奇特的双眼近得令她不自在。他移开目光，迅速地扫过她黄色亚麻衬衫、白色长裤，直看到她穿着软皮休闲皮靴的双脚，她感到奇异而慵懒的热潮随着他的视线而下。

“我找不到女用化妆间的标示。”她含糊不清地说。

他给了她一声刺耳的大笑。“你以后也不会看到。你早过了文明的最后一站了，小百合。”

这可笑的名字激她挺直了背，也站稳了脚。“为什么你总是那样叫我？”她尖声问道。

“那是你的名字啊，不是吗？你们所有社会工作者的典型。在借着干涉他人的生活来掩饰你们空虚的同时，也

试着变得像男人一样坚强，以牺牲自我来安慰自己。”他又一次打开门，“我们还等什么？束紧你的贞操带，出来吧！”

她可以咒骂他，但那违反了她的本性；她也可以踹他一脚，但她又不是一个暴力份子。所以她只能默默忍受，拒绝往上看向他，挤过他身旁。她怎么会认为他拥有深刻的感受？真是个大笑话。她的认知能力一定出了问题，故障了。

纱门砰地甩上了。他的一双长腿快步赶过她。有两架飞机停在候机棚外。银色的那一架看来性能、状况比较好些；另外一架就比较糟糕，红色的漆上尽是厚厚的尘土，看来就像是随时都可以丢弃的破铜烂铁。当他走向那堆废铁时，她心中升起一股即将溺水的无力感。他的网球鞋底在那泥泞、噗噗作响的柏油道上留下一串足印。接着，他吹了两声尖锐的口哨，一只中型的短毛杂种狗立刻出现在建筑物的转角处，然后它蹦蹦跳跳地上了机翼，消失在开启的机门里。

2

起飞后，亚绪将小风扇转向嘉莉。小飞机驾驶舱里满是计量器和仪表盘，以及咆哮的引擎所燃烧的热油味，使她想起曾搭过一次的一架老式 MG 型飞机。

风扇的微风一点也不凉快，但至少吹动了空气。唯一的问题是驾驶员在吸雪茄，而风扇正把烟对着她的脸吹。

她再也受不了这味道，终于开口劝他。“你该在这么小的飞机里抽烟吗？”

他懒懒地将雪茄换到另一边嘴角。“它可以帮我专注地飞行。”他说话时，那个令人不快的物体仍牢牢留在齿间。

抽那些讨厌的东西，难怪他的声音像碎石一般粗糙。她一边稍微不自然地咳嗽一边问：“你想这一次你可以不靠它而仍然专心吗？”

“天哪！又来了，”他喃喃地说，“看来你的手提箱里会有一件‘吸烟很臭’的 T 恤。”

睡在驾驶座后面一个箱子上的狗，听到提高的说话声抬起头来。然后又闭上眼睛把头靠回前脚。

当嘉莉阴郁地想到那件勉强塞进手提箱里，布满百合图案的粉红色 T 恤，正不知藏在哪一团混乱的某处时，

亚绪以一个急躁的动作捺熄雪茄，再把已熄的剩余部分放回闪烁的白牙间。

她朝窗外看去。他们正在低飞，亚马逊河在下面奔流，滔滔而入弯曲的地平线，它实在不像一条有着两岸的河流，而像某种广大而触角四伸的湖泊。菱形的午后阳光在水面上跃动，像许多亚马逊传奇中的钻石般闪烁。偶尔一条鱼会溅起水花，在一阵响亮的涟漪声后又潜入河里。这一大片特别的河上没有任何沙洲，浓密的丛林自水边开始，看起来像一片照料得很好、种满硬花甘蓝及栩栩如生的绿色花椰菜的巨人的菜园。从这里很难想像在那些特殊植物的浓阴下，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方式。一股带点激动又带点恐惧的兴奋穿透她。

飞机突然下降几呎，嘉莉的胃也跟着往下坠。她抓住旧皮椅磨破的边缘。“总是这么不顺吗？”

“河里上升的沼气，”亚绪说明，他猛吸一口雪茄，然后才记起它并没有点燃，“很快就会好一点，但不久，因为我们会遇到从丛林上升的沼气。”

“好极了。”她神经质地喃喃说着，并放开座椅。

他的笑声飞过飞机的金属板墙。“我们大约要飞行三小时，坐回去享受一下飞行吧！”

嘉莉从她的布袋里找出三十五厘米相机，开始取景。镜头里形成一幅广袤的特殊植物和河流，刚好凸出于机身边缘之上。她按下快门。

当她合上镜头盖子时，亚绪问：“看见这个计量表没？”他用食指轻敲仪表板上一个玻璃针面。

她勉强承认，他确实有一双漂亮的手，即使有个指关节裂开了。他的手指修长呈褐色，饱受阳光漂白的毛在耀眼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这是倾斜和转弯的压力指示器，显示我们是否正在平飞。”他稍微倾斜驾驶盘，那原本水平的指针便开始下降。然后他将驾驶盘弄直：“想飞飞看吗？”

她惊恐地看着面前黑色的半轮形驾驶盘。

“我不知道怎么飞。”

“别这样，试试看，很容易的。”

甚至没有细想他是否失去理智，她把相机放到一边，便小心翼翼地将双手放在被太阳烤热的驾驶盘上。

“这才是好的女童军。不要推它或拉它，那控制高度。”

她可以用手感觉到飞机的生命，用脚感觉它悸动的心跳。感觉很不错。

“感觉如何？”

“呃……还好……”

“好，现在请你看着它，直到我回来。”

“回来？你要去哪里？”她的声音不自觉地尖锐起来。他能去哪里？

他弯下身体，由狭窄的座椅间移向后方的小贮藏室。

“唐先生！你回来！我不知道怎么飞！”他疯了！他一定疯了。她和一个疯子在一起。

当飞机倾斜而他的头结实地撞上金属天花板时，他诅咒一声：“注意那个计量表呀，麦小姐！”他突然不再有

礼。小姐成了一声拉长的挖苦。

她很快地把注意力放到早先他指出的针面，将机翼拉平。“先生——亚绪，快回来，求求你！”她恳求，这次再也不敢把她的眼光由面前的黑白计量表上移开分毫。

她听到一个卡答声就在她身后。“只是来些点心。我喜欢赶上大飞机的水准。”然后，感谢上帝！他将自己又挤回座椅中。从她的眼角可以看到他打开一个蓝色的水瓶喝水。

他终于告诉她：“你现在可以放手了。”放手前她看了一眼，确定他至少有一只手在驾驶盘上。

“水？”他几乎是愉快地提供，将水瓶递给她，“抱歉，没有杯子。”

她不自觉地以舌尖舔过干燥的嘴唇。她口渴，已经渴了好几个小时。她喝了一口，将水瓶递还给他。

“现在，打开这个，好吗？”他要求并抛给她一个小盒子。

她接住它。“夹心饼？”不知怎地她不认为他是那种吃夹心饼的人。他似乎比较像是喜欢墨西哥龙舌兰酒的型。

“总算是一种食物，而我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

她让自己陷入怎样的情况了？如果她五个小时没吃一定头昏眼花，而这人正在开一架飞机。她提醒他：“是你急于离开圣塔林市的。”仍愤恨他说她的此行是一场闹剧。

“我不喜欢让客人等太久。”

嘉莉完全不信地哼了一声，然后撕开小盒的盖子。